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特别的拼图游戏。没人知道最终的图案以及有多少pieces。游戏一旦开始，there’s no way back.

唯一的线索是盒子上的三个单词，Who Am I.

小学前，我是个特立独行、自我中心的孩子。 幼儿园要求男生留平头，我却执意扎马尾——一模一样的头发，多无聊啊！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玩打仗，我嫌他们幼稚，一脸不屑地在一旁搭积木。5岁那年，一天，父母去上班，我和新保姆在家。她说你怎么能把草画成蓝色的呢，得改成“正确”的绿色，说了几次，我充耳不闻。于是她在我的画上画了个叉。至今我都记得当时的自己是如何瞬间被巨大的委屈的愤怒淹没——“她想让我和**他们**一样！” 我大哭着报了警。~~后来，哭睡着的我已经不记得这场闹剧是怎么收场的，只知道从此以后我的画里草都是蓝色的。~~

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妈妈突然告诉我外公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曾给我讲故事、接送我上下幼儿园、陪我打乒乓球、下象棋的老人只能迷茫地看着我，反复地问我是谁。第一次看望外公的当晚我失眠了，既是因为被遗忘的失落，更是因为一想到外公每天身处陌生环境的不安和恐惧，就觉得呼吸困哪。我第一次发现我以为只是玩伴和零食来源的外公对我来说比我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这之后直到外公去世之前，我每周都去看望他，像他曾经对待我那样，给他念唐诗、唱儿歌，一张张回忆我们的合影，甚至教他从1数到10……同时，我也渐渐体会到妈妈和舅舅照料外公的不易，我开始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陪这些被青春期的我认为没什么共同语言的大人聊天放松。如果说年幼的我在父母的宠爱和宽容中懵懂地拾到了第一块代表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拼图 piece， 那么照料外公的日子让我 discover 了 the second piece，新的图案上我是家庭的一员，从家庭获得爱，同时用爱回馈家庭。

第三块拼图一直若隐若现，但在高一我参加建模大赛的时候才真正揭开面纱。因为是单人报名，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已经有三个人的小组，而我最擅长的数学模拟任务也已经派给了别人，留给我的只有我很少接触的计算机模拟。为了不耽误小组的进步，我立刻调整情绪，开始学习 MATLAB，同时将其余队员完成的部分规划进行程序模拟。然而在模拟过程中，我发现其他组员给出的“并道时候车流的变化方程式”是不准确的，因为没有给出并道时的速度变化程式。我立刻报告并给出了合理的模型规划，得到了老师和组员的认可。老师提出由我出任队长，这意味着我可以接受我最感兴趣的数学模拟，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调度、领导团队的能力。但就在我跃跃欲试的时候，我看到了队长脸上的失落。他同样擅长数学模拟，这个错误也只是一个知识点的失误造成的，并且他已经和组员磨合了半个月，配合日渐默契。出任队长固然会让我出尽风头，成为焦点，但却会伤害队长的感情，让对内气氛变得尴尬，甚至有可能造成恶性竞争，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依赖团队合作的项目无疑会是一个打击。现在的我，不是平时那个台上闪光的演讲者，不是在山中畅快骑行的独行侠，不是骄傲地把草地都涂成蓝色的小画家，我，是团队的一部分，做好自己的工作，让团队能够呈现一个满意的作品才是目标。我拒绝了老师的美意，只专心完成自己的计算机模拟部分。最终，我们获得了一等奖， 当队长在欢呼声中向我伸出手，看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了声“谢谢” 的时候，我比过去获得任何荣誉时都要兴奋。因为规则，奖状上没有我的名字，但它却会永远待在我卧室墙壁最显眼的地方。通过这件事，我才真正看清这块模糊的拼图 piece，where我，变成了团队的一员，我不再想着独领风骚，虽然拼尽全力地工作，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但为了团队的顺利运转和成功，我也可以 compromise 来解决冲突。

~~现在的我，已经有了三块拼图，未来还有多少块，谁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现在，如果被录取，我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随时可能找到一块新的 piece，让我的拼图变得更加完整：cultural shock 的新奇和转向，独立生活的辛苦和自由，学习的压力和充实，结交新朋友的兴奋和满足，追求职业发展的挫折和成功……光是想到这些，就令我手心出汗。我无比盼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去探索大洋彼岸的那些属于我的拼图。